

新课标课外读物

充实青少年的千万个文艺故事

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 经典戏剧故事

竭宝峰 主编



辽海出版社

新课标课外读物

充实青少年的千万个文艺故事

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 经典戏剧故事

竭宝峰 主编

辽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文海 陈晓玉 孙德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戏剧故事/竭宝峰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2009.6

（新课标课外读物）

ISBN 978-7-5451-0440-0

I. 充… II. 竭…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2847 号

充实青少年的千万个文艺故事

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戏剧故事

主编：竭宝峰

副主编：齐放 贾秀娟

出版：辽海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5451-0440-0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装帧：翟俊峰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张：63 字数：1180 千字

印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0 元（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艺术属于娱乐游戏文化的范畴，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对主观缺憾的慰藉需求和情感器官的行为需求而创造出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本质特点是用语言创造出虚拟的人类现实生活。艺术是人们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一种文化形式，人们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所以，艺术的发生基础是人类的语言。在人们的艺术实践中，艺术的发生通常总是要完全借助于人类语言，人类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出现，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产生。人类语言有许多种形式，如口头语言、文字语言、绘画语言、形体语言、音乐语言及现代的电影电视语言等等。艺术的发生在形式上就相应地会出现故事、小说、诗歌、绘画、舞蹈、音乐、电影和电视剧等等艺术形态。没有语言，就没有艺术的发生基础；如果人们相互间语言不通，就不能够实现艺术的交流。

青少年学习文艺知识可以更好地激发灵感，丰富想象力。

《充实青少年的千万个文艺故事》旨在关注青少年成长，激发当代青少年学生的写作、书画兴趣，提高写作、书画水平。

《充实青少年的千万个文艺故事》共分十册：

- 1、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文学故事；
- 2、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名著故事；
- 3、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童话故事；
- 4、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寓言故事；
- 5、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美术故事；
- 6、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音乐故事；
- 7、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戏剧故事；
- 8、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经典电影故事；
- 9、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神话传说故事；
- 10、充实青少年的 100 个中华成语故事。

本书由竭宝峰任主编，齐放、贾秀娟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有杨静、张强、杜天峰等同志。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窦娥冤.....	1
西厢记.....	9
琵琶记.....	13
长生殿.....	19
桃花扇.....	24
威尼斯商人.....	32
俄狄浦斯王.....	37
哈姆雷特.....	43
钦差大臣.....	51
李尔王.....	64
伪君子.....	71
后记.....	77

窦娥冤

一、引狼入室

山阳县城有一户姓蔡的人家，婆媳两人都守寡。蔡婆丈夫死的早，身边只有一个幼子。蔡婆靠放债生活。她的儿媳妇姓窦，小名端云。父亲窦天章因上京赶考缺少路费，把女儿端云给蔡婆当了童养媳，借了二十两白银上路。端云来到蔡家，婆婆给她改名窦娥。和丈夫成亲后不久，丈夫便病死了，婆媳两人相依为命。窦娥很孝顺，蔡婆把窦娥当亲生女儿看待。这一天，蔡婆想起城西开药铺的赛卢医，借了二十两银子，期限早到，讨了两次不见还债，她命窦娥在家看门，自己到城西去讨。赛卢医是个草包医生，医术很不高明，打着行医的幌子混饭吃。蔡婆到赛卢医药铺时，赛卢医正在算账，见蔡婆来了，不用问也知道来意。他让蔡婆坐下，盘算着怎样对付这位债主。他对蔡婆说，他手里钱不现成，西边贾村有户人家，男人在外做买卖，女人生病在家，一连吃过几十付药都没给钱。他要蔡婆跟他一块儿去讨。蔡婆讨债心切，便跟赛卢医上了路。

当时正是元朝时代，因连年打仗，田地荒芜。虽然已到播种季节，地里无人耕种，连树上的叶子也是星星点点。赛卢医领着蔡婆来到一片沙岗地，沙地上只有几棵秃柳树，前后左右都看不见村庄。赛卢医忽然大笑起来，说道：“蔡婆子，你真不知好歹！借了你几两银子，便三番五次来讨。今天我给你点厉害，叫你知道我赛卢医不是好惹的！”说着一把将蔡婆按倒在地。他从身上取出条绳子，把蔡婆绑到一棵柳树上。蔡婆求饶道：“赛卢医，你饶了我吧！欠我的钱，我不要了。我身上还有几两银子，也全给了你。”“我饶了你，你回到城里，告我一状，我还不得坐十年大牢！”赛卢医说着把绳子这一头套在蔡婆脖子上。蔡婆高喊“救人”，赛卢医用力一勒，蔡婆觉得两眼发黑，便失去了知觉。

这时，从沙岗后边上来两个人，一老一少。听到喊声，那个年轻的三蹶两跳来到跟前，赛卢医见来了人，一溜烟似地跑了。

来的这两个人是一户无业游民。父亲人称张老儿，儿子叫张驴儿，今天无意中救了蔡婆。蔡婆苏醒过来，谢过救命大恩，张驴儿问：“这个大汉为什么要害你？”蔡婆说：“为了讨债。”张驴儿听蔡婆说讨债，又问道：“婆婆家里都有什么人？”蔡婆见恩人问话，便如实回答，说家里只有婆媳两个寡妇。张驴儿听蔡婆说完，暗暗高兴。问蔡婆：“我救了你的命，你打算怎样报答呀？”蔡婆道：“救命大恩，理当重报。恩公随我去到城里，自有重谢。”张驴儿说：“不用重谢，把你嫁给我爹，把你的媳妇嫁给我，咱们两家合成一家就行了。”蔡婆原以为遇到了好人，谁想到救自己的是个流氓无赖。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狼窝。她道：“恩公，你要多少银钱都可商量，要我婆媳嫁你父子断然不能！”“什么？不能？好哇，得了活命，还没过河就拆桥。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儿，我照旧还勒死你，看你答应不答应！”张驴儿说着就要绑蔡婆。蔡婆高喊：“恩人饶命，容我想想！”蔡婆没有办法，只好领着张驴儿父子先回城再说。

窦娥在家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盼着婆婆回来，想不到婆婆领回两个野男人。窦娥要多给张驴儿钱，让他们走，张驴儿不肯。婆婆无奈，只好暂留张驴儿父子在家帮工干活。

二、害人害己

张驴儿父子住进蔡婆家，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蔡婆就像咽到肚里两只苍蝇，想吐吐不出，成了一块心病，身体越来越弱。转眼秋去冬来，蔡婆躺倒在炕上，一病不起。窦娥伺候在身边，不离婆婆左右。请医抓药的事，只好让张驴儿去办。张驴儿想了一条毒计，想害死蔡婆，霸占窦娥。他去抓药时，想顺便买一些砒霜，怎奈药铺不肯卖。张驴儿想：城里买不到砒霜，到荒村小店准能买到。他跑到乡下，遇见了赛卢医。原来赛卢医没把蔡婆害死，怕吃官司，挪了地方开药铺。张驴儿见是害蔡婆的凶手，心里有了主意，说道：“医生，我向你买一味药。”“什么药？”“砒霜。”“砒霜？这是毒药。你要它干什么？”“干什么你不用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那好，跟我到山阳县城里走一趟！你害蔡婆的案子犯了！”赛卢医想起了这个人是救蔡婆的那个青年，便取出两包耗子药给了张驴儿。张驴儿见毒药到手，撒腿就往回走。赛卢医怕张驴儿再向衙门告他的状，便收拾行李，远走高飞了。

蔡婆吃了几付草药，有窦娥调理饮食，病渐渐好转。这一天，忽然想喝羊肚儿汤，窦娥给了张驴儿几钱碎银，让他去买羊杂碎。买回后，窦娥把羊肚儿洗得干干净净，做了一碗羊肚儿汤。张驴儿在厨房帮着烧火。汤做好后，乘窦娥转身去调料，他把耗子药放进汤碗里。窦娥端汤来到婆婆跟前，张老儿也来看蔡婆。窦娥将汤碗送到蔡婆手里，蔡婆用羹匙舀了一口，放到嘴里咂了咂，觉得不是滋味，说道：“窦娥，本来想喝羊肚儿汤，汤到了嘴边，又不想喝了。”窦娥回头看见了张老儿，便把汤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刚喝下去，就觉得肚子疼，喊道：“驴儿快来！”张驴儿急忙跑进上房，见蔡婆端端正正地坐在炕上，他爹却躺在地上打滚。张驴儿知道蔡婆没喝羊肚汤，又气又恼，嚷道：“爹，你是怎么了？”工夫不大，张老儿断了气。张驴儿哭着说：“爹，你死的我好明白呀！”

蔡婆见张老儿暴死，吓得浑身打战。还是窦娥有些胆量，问张驴儿道：“你明白什么？”“明白什么？分明是你嫌我爹在你家吃闲饭，羊肚儿汤里下了毒，把我爹毒死了！”“你胡说！羊肚儿汤是做给我婆婆喝的，做时你一直在跟前，怎说我想害死你爹！”“你别嘴硬，我爹口吐鲜血，躺在地下。他平时无病无灾，不吃毒药，怎么会死？”窦娥想起刚才做汤时，张驴儿一直在锅台边转悠，莫非是他在汤里下毒？便道：“张驴儿，羊肚儿汤里分明是你下了毒！”张驴儿一跳三尺，嚷道：“你胡说！我怎么能害我亲爹？”“你是想害我婆婆！”“我是她的救命恩人，怎么会去害她？蔡婆婆，我爹的死尸就躺在你屋里，你看该怎么办吧？”张驴儿见辩不过窦娥，又冲蔡婆婆使威。蔡婆婆看着地下躺着的张老儿，战战兢兢地说：“张驴儿，老人家已经死了，先去买付好棺材盛殓起来，然后再商量。叫老人家躺在这里，咱们于心不忍呀！”“你想了结这件事？可以官了，也可以私了。”蔡婆最怕去见官，问道：“私了怎样呢？”“私了好说，把窦娥嫁给我，我把我爹就入殓埋葬了。”窦娥一听，勃然大怒：“你休想！”蔡婆看着死尸，恨不得立即把这事平息了，也劝窦娥道：“媳妇，你就答应了吧！”窦娥听婆婆也这样说，伤心地哭了：“妈，你也来逼我，我宁肯一头撞死，也不嫁这个流氓无赖！”张驴儿一捋袖子去拉窦娥：“那好，咱们就官了！”窦娥甩开张驴儿道：“官了就官了，行得正不怕影子歪，难道还怕你不成？”说罢迈步就往外走。蔡婆也顾不得有病了，随后追了出来，说“窦娥，咱们再商量商量！”“跟一个恶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窦娥回答一声走出大门，直向山阳县衙门走去。

三、六月飞雪

山阳县是楚州首县，楚州衙门就设在山阳县城。张驴儿不奔县衙，直奔州衙。

楚州的州官名叫桃机，是个贪财的官。常言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张驴儿常年在外闯荡，懂得这个道理。窦娥先出门，他后边诈了蔡婆一大笔钱，带着银子去告状。桃机升了大堂，张驴儿被带到堂下。桃机一拍惊堂木，喊道：“下边跪的你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冤枉，竟敢上州衙告状？”张驴儿道：“小人名叫张驴儿，父子以帮工为生。因为救了蔡婆的性命，蔡婆把我父子留在家里。我爹年老体弱，蔡婆嫌他吃闲饭，汤里下毒，将我爹活活毒死。现在死尸还躺在她屋里。求青天大老爷给小民做主。”桃机问道：“你说蔡婆毒死你父亲，有什么作凭证？”“我爹口吐鲜血死的，不是下毒怎会吐血？再说，不是蔡婆害死的，她怎肯给了我许多银子？”桃机听见银子，眼也瞪圆了：“可有证据？”张驴儿从怀里掏出二十两一锭的大元宝，一共四锭，白花花地放在桃机面前，轻声说道：“老爷，这是给你的，要证据我再拿来。”桃机见了银子，眉开眼笑，喊道：“去带被告！”两个衙役把蔡婆和窦娥带到了州衙大堂。桃机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大胆的刁妇，你们是怎样毒死张驴儿父亲的？从实招来！”蔡婆早吓得魂飞魄散，窦娥也觉得胆战心惊：“回禀大老爷，小妇人婆媳并没有毒死张驴儿父亲，他父亲是张驴儿毒死的。”“胡说！”桃机又一拍惊堂木：“大概你就是窦娥，人不大，胆子不小，竟敢信口开河。世上哪有儿子毒死老子的？”“大老爷容禀，是张驴儿想毒死我婆婆，在羊肚儿汤中下了药，他父亲误喝了羊肚儿汤，中毒身亡。”“你说张驴儿下毒有何凭证？是你亲眼看见？”“没有。”“既没有亲眼看见，竟敢血口喷人，实实在在是个刁妇！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给我打！”衙役抽出一条刑杖，在窦娥的臀上腿上乱打一通，只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浸透了衣衫。窦娥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不到片刻工夫，就疼得闭了气，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蔡婆见窦娥昏死过去，大哭道：“媳妇！”桃机吩咐道：“冷水浇醒！”一个衙役端来一盆凉水，向窦娥头上泼去。窦娥一激灵，醒了过来。桃机又一拍惊堂木：“说，是不是你下毒害死了张老儿？”窦娥有气无力地说：“不……不是，是张驴儿下的毒。”桃机大怒：“还敢嘴硬，再给我打！”衙役抄起刑杖又是一顿痛打。窦娥已经浑身是伤，伤上加刑，越发疼痛难忍，又昏了过去。这样打昏了喷醒，喷醒又用刑，窦娥依然不肯招认。桃机见窦娥十分嘴硬，看蔡婆吓得趴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忽然有了主意，大喊一声：“带蔡婆！”两个衙役像鹰抓小鸡似地把蔡婆揪过来。桃机喝道：“蔡婆，家有数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人，窦娥谋害张老儿，定是你的主意。她不说你说，说了饶你不死！”蔡婆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我真不知道毒死张老儿的事呀！”桃机喊：“你也想受刑，看你上了年纪不用重刑。来人，把她拶起来！”一个衙役拿来了拶子。拶子是古代一种刑具，用六块小竹片排在一起，上边交错着穿四根麻绳。用刑时，让受刑人双手合掌，将竹片夹在指缝中间，两人用力拉绳，竹片夹着手指，越夹越紧。十指连心，受刑人很难顶得住。今天，衙役将拶子套在蔡婆手指上，两个衙役拉住绳子，还没用力拉，蔡婆就高喊：“老爷饶命吧！”桃机道：“想不受刑，就招供。是不是你的主谋，命你媳妇下毒害死张驴儿父亲？”“老妇人冤枉！”“桃机大喊：“用刑！”两个衙役一用力，蔡婆疼得头上滴下了黄豆大的汗珠，嘴里闭了气。桃机喊：“松刑！”两个衙役一松绳子，蔡婆也缓了过来。“蔡婆，说！你是不是下毒的主谋？”“我，我……不是……”“再用刑！”两个衙役又要用力拉绳子，窦娥见婆婆手指被夹出血来，心如刀割。急忙爬上前去说：“不要用刑，我招！”桃机问：“怎么，你招？”“是我看张驴儿父亲在家吃

闲饭，汤中下毒，把他毒死的。”蔡婆听窦娥屈招，大哭道：“媳妇，你不能屈招呀！”桃机喊：“你不让她说，你说！”窦娥一咬牙说：“我已经说了，毒死张驴儿父亲与我婆婆无关，全是我一人所为。”桃机得意地笑了。

中国古代处斩囚犯，一般是春审秋决。杀人多在秋后，元代法律混乱，有法也不依。有些案子，行文批复了以后马上就地处决。正当六月天，窦娥的案子批复下来：就地处决。这天，天刚亮，狱门外有人喊：“带犯妇窦娥！”两个穿红衣服的大汉，每人手里提了一把大刀，把窦娥拉出狱来。窦娥抬头看了看天，天阴的像个锅底，乌云遮住天空，看不见一丝太阳光。窦娥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天哪！你怎么就不肯睁眼哪！管善恶的神灵都哪去了？为什么叫恶人逍遥法外，要屈杀我窦娥呀！”窦娥边走边喊，街两边的观众，不少人都落下泪来。

“别喊了，快走！时辰快到了！”刽子手催促窦娥。窦娥见来到了十字街口，忽然想起了婆婆。婆婆如果看到她这个模样，还不活活吓死，便向刽子手说：“两位大哥，你们发发善心，咱们别走前街，走后街吧！”刽子手不明白她的意思，问道：“这为什么？”

“我婆婆看见我会吓死的！”“你死到临头，还管别人，走！”刽子手不听窦娥的，直向前街走去。蔡婆听见街上人声吵嚷，也出门去看。见刽子手推着窦娥来到近前，她才认出是自己儿媳妇。喊了声“窦娥！”扑了上去。衙役们急忙拦住她喊：“处决囚犯，不能靠近！”窦娥怕叫婆婆看到，还是叫她老人家看见了，便哀求道：“大哥，她是我婆婆。既然见面了，就叫俺婆媳说句话吧！”刽子手看着婆媳二人，也觉得可怜，便停下脚步。蔡婆看着窦娥，只是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窦娥道：“婆婆，你别哭了。媳妇只求你一件事，我死后，你看在咱婆媳份上，买口薄棺木，把媳妇埋葬了。每年清明，在媳妇坟上烧张纸钱。万一我爹回来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是被杀死的。我爹如果知道，就把他心疼死了！”窦娥说着也哭了起来。刽子手见窦娥说完，推起就走。蔡婆哭喊着跟在后边。

法场上早已戒备森严。监斩台上高搭席棚，桃机坐在棚里。刽子手将窦娥推到台上，只等午时一到，便命令行刑。

这时，窦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和胆量，冲桃机骂道：“赃官，你冤杀好人，天理难容！”桃机大叫：“你死到眼前，还喊冤枉，我倒要听听你冤在哪里？”窦娥对桃机说：“我提一件事，不知你可敢答应？”“你说！”“临刑前，在我身后立一根高杆，上悬丈二白绫。我要让我的一腔热血溅到白绫之上，证明我窦娥死得冤枉！”桃机想，一腔热血怎么能飞到丈二白绫上。便吩咐衙役们埋高杆，挂白绫。窦娥满腹冤愤，继续喊道：“老天爷，你如果还有天理，我死后，六月天你要天降大雪，把我掩埋起来，证明我的冤枉！”桃机见木杆埋好，喊道：“时辰已到，开刀！”刽子手推着窦娥往白绫下跑，窦娥又喊：“赃官！你屈杀窦娥，我要叫你这楚州大旱三年！”刽子手手起刀落，窦娥人头落地。说来也怪，她的尸首没有立刻倒下，一腔鲜血竟然直飞上空，一滴不剩地都溅到白绫上边。这时，乌云更浓，冷风嗖嗖，刑场上的人冻得浑身发抖。只见漫天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一霎时，地上积雪盈尺，将窦娥的尸体掩埋起来。桃机吓得面如土色。以后楚州真的大旱三年。

四、父女梦圆

窦天章自从将女儿端云送往蔡家，自己晓行夜宿来到大都。元代时的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是全国政治中心。当朝皇帝是蒙古族，他为了笼络汉人，继金国的制度，

依旧开科考，选人才。窦天章来到北京，因思念女儿，饮食不调，竟闹了一场大病，误了科考日期。病体稍愈，银子也花了个干干净净，便在京城卖文度日。今天给这家写封信，明天给那家写契约，勉强糊口。以后又经历了两次考试，都未考中，便心灰意冷，想回家又无路费。这天喝了几口闷酒，醉在大街上。正遇礼部侍郎程皓从这里路过，见一个醉汉倒在路旁，便命侍从将窦天章唤醒。问话中间，程侍郎听他的口音似是同乡。一问果是楚州人，便将窦天章带回府去。在叙述中，知窦天章满腹文才，只因考场黑暗，才未能考中。程皓念在乡里情分，便将天章留在身边，终日抄抄写写，抽暇温习功课。又一次考期来临，主考官偏偏是程皓大人。窦天章心中高兴，一考便中了第十名进士，他亲笔写了封信，连喜报一起，命人送往楚州蔡婆家。去的人扑了空，又将原信带回，告诉窦天章，数年前淮河发水，这一带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蔡婆一家生死不明，不知去向。窦天章听说女儿惨遭不幸，大哭了一场，只好打消了父女团聚的愿望。因有程皓保荐，窦天章官运亨通。几经转任，被朝廷任命为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到两淮地方检查案件，平反冤狱，访拿贪官污吏。朝廷准他先斩后奏，便带着人役，离开京都，直奔楚州。到了楚州地界，正是秋收季节。田里庄稼枯焦，不见收成。闻听人说，楚州城出了一桩奇案。一个姓窦的寡妇，下毒药毒死她婆婆的救命恩人。临刑时高喊冤枉，向州官立了三桩誓愿：被杀后，血溅丈二白绫；六月飞雪掩埋尸体；楚州还要三年大旱。从六月到现在两个月了，楚州果然滴雨未落。窦天章听见，心中一动：这倒是一桩奇案。血溅丈二白绫，六月飞雪，世上少有。这个女子竟也姓窦，到楚州后倒要仔细查上一查。

楚州太守桃机，本已调离楚州，荣升他任，但尚未登程。听说来了钦差大臣，心里有点慌张。他收拾了许多黄金、白银、珍宝、古玩，准备给钦差大人送礼。他相信“有钱能买鬼推磨”这句话。这天，他和山阳县令及六房典吏来到长亭迎接，将窦天章接进馆驿。窦天章吩咐楚州和山阳县，将近年来的大小案卷，一并呈来，以备审阅，有送礼的一概不收。桃机的礼物未送出手，就被打了回去。

吃罢晚饭，窦天章从许多案中翻出窦娥毒药害人命一案。他挑高蜡烛，见案卷上写：“查犯妇窦娥，年方二十一岁，配夫蔡某。丈夫早亡，其婆母蔡氏，亦系寡居。婆媳相依为命，本应安分度日，怎奈窦娥生性凶顽，竟嫌其婆母的救命恩人张驴儿父亲在家闲居，便在汤中下毒，药死张父。杀人偿命，乃朝廷法律。今判决斩刑，立即处斩……”窦天章觉得奇怪，犯妇姓窦，不仅与自己同姓，还与端云孩儿同岁。她婆母偏也姓蔡，也是个寡妇，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莫非这个窦娥真是端云儿？不会，端云自幼聪慧，年纪虽小，颇懂礼仪，怎能下毒药害人？窦天章再细审案卷，觉得案子中有些事情，很值得推敲，窦娥的供词说：她婆婆有病，想喝羊肚儿汤。她在羊肚儿中下毒，毒死了张父。她要害张父，为什么平时不在张父饭中下毒，偏在她婆婆的羊肚儿汤中下毒？窦娥是个少年寡妇，经常不出门户，她从哪里买的毒药？既是毒药害人，为什么这个案子不追查卖药之人？窦天章越看越生疑。他打定主意，在楚州先从这件案子查起。

也是窦天章思念女儿心切，这天夜里，睡梦中见进来一个人，冲着他喊爹爹。窦天章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你女儿端云。婆婆给我改名窦娥。我到蔡家后，婆婆待儿很好，长大后成了亲，不幸丈夫早死，婆媳两人相依度日。孩儿盼望爹爹早日回来，一直不见爹的音信。爹如早几个月回来，孩儿便不会被冤死。如今爹回来了，咱们只能在梦中团圆了。望爹爹给孩儿报仇，孩儿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说完飘然而去。窦天章喊：“端云，窦娥，我儿回来！”直到喊醒，竟是一梦。

第二天，窦天章来到州衙。桃机率人役恭迎衙前。窦天章对桃机说：“昨夜看窦娥案卷，疑点很多。我要重新审理。”桃机心中吃惊，表面上假装镇静。说道：“听从大人安排。”窦天章命衙役先将此案原告张驴儿找来。衙役来到张驴儿家，张驴儿正在家中聚赌。他把蔡家前院变成了赌场，每天赌得很开心。今天正吆喝着“四五六”，骰子在碗里滴溜转。衙役们进来了。“张驴儿，你的案子犯了！”“我的什么案子犯了？”“窦娥杀害你爹的案子犯了，大人传你去过堂。”张驴儿心里一惊，拿出几两碎银，送到衙役手里。说：“班头哥，别嫌少，买碗茶吃。”说着跟衙役来到楚州州衙。

窦天章看了看张驴儿，只见他长得横眉竖目，不像个善良人。问道：“你是张驴儿？”“小人是张驴儿”“窦娥怎样药死你父亲，你从实说上一遍。”“大老爷，这案子不是已结了，凶手已伏法了吗？”“大胆！我知道案子已结，凶手已死，难道本钦差不可以重问一问吗？”“可以，可以，请大人问话。”张驴儿刁蛮成性，这时跪在钦差大人面前，尽管心里害怕，却装着满不在乎。窦天章问：“你们父子在蔡家住了多少时日？”张驴儿掐着指头算：“一共是一年零三个月。”“你说说蔡家平时怎样过日子？”“蔡婆放债为生，放债讨债都是她。我父子到她家后，我也帮着讨过几笔债。窦娥在家操持家务，因我爹只吃闲饭，窦娥看不惯，才起了害人之心。”“窦娥可去讨债？”“她不常出门。”窦天章道：“你要说实话。”“小人说得没有半句谎言。”“我再问你，你是怎样搭救蔡婆的？”“是她去找赛卢医讨债，赛卢医欠债不还，图财害命，要勒死蔡婆，被我撞见，救了她的性命。”“赛卢医呢？”“逃掉了。”“蔡婆回家后，为何不报官捉拿凶犯？”“小人不知她为什么不报官。”窦天章心里想，蔡婆为什么不报官捉拿凶手呢？叫人生疑。他又问道：“蔡婆生病，谁去给她请医抓药？”“这些活儿都是小人替她们干。我操持着她们半个家务，她们还嫉恨我爹。”问到这里，窦天章已经对案情掌握了十之八九。他道：“张驴儿先回去，听候再传。”“是！”张驴儿高高兴兴回去了。原来心里还有几分担惊，如今都被风吹散了。

窦天章让张驴儿走后，又命人役去传蔡婆。蔡婆在窦娥被杀后，买了棺木，雇人埋葬了窦娥，在媳妇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她很清楚媳妇屈招杀害张父，是怕自己受刑。她想起窦娥平时的孝顺，越哭越伤心。从坟上回来，又大病了一场，身边没人伺候，只好自己挣扎着照顾自己。这天，衙役来传她上大堂，她心里倒不怕了，媳妇已屈死了，只剩下她，早已不想活在世上，和媳妇一起走了更干净。她跟着衙役出了门，衙役对她说：“老蔡婆，今天传你上大堂还是问你的旧案子，不管怎么问，不许你胡说。你要一口咬定是窦娥在汤里下毒，不许翻供。你如翻供，小心你的老命！”这话是桃机命衙役说的。桃机对那天张驴儿回答钦差大人的问话，很不满意。话里出了许多漏洞，因此，他命衙役捎话给蔡婆，以防蔡婆翻供。只要她咬定是窦娥下的毒，钦差大人怎么问，就不怕了。蔡婆虽说有时想寻短见，免得受这些孤苦伶仃的罪，今天衙役威胁，说如翻供就要她老命，她又害怕了，便牢牢记住衙役的话。窦天章见衙役带来一个老妇人，弓腰驼背，白发苍苍，不像是亲家蔡婆。蔡婆两眼昏花，向堂上望了一眼，一点也看不清堂上这位大人的面目，便跪在堂下，等候问话。

“堂下可是蔡氏？”“民妇便是蔡婆。”“你的儿媳叫什么名字？”“幼名端云，后改名窦娥。”窦天章听到“端云”两个字，两眼一阵发黑，一头扎在堂案上，晕过去了。侍从张千在一旁伺候，见老爷伏到案上一动不动了，急忙喊：“老爷，老爷！”窦天章耳边听到呼声，极力挣扎，睁开流泪的双眼。他知道下跪的正是自己的亲家母，法场被斩的就

是自己的女儿，娇儿惨死，怎能不叫人伤心！必须把这案子问清楚。百姓都传说女儿死得冤，他要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决不能叫坏人逍遥法外。窦天章继续问道：“蔡婆，你将你儿媳的案子从实讲说一遍。只许讲实话，不必害怕。”“是因为张驴儿住进我家，张驴儿还干活，他爹在家吃闲饭，无事生非，媳妇才将她毒死的。”“你说的可是实情。”

“民妇不敢有半句谎言。”窦天章见蔡婆如此回答，心中纳闷，莫非真是女儿下毒药杀人？便厉声问道：“蔡婆，你儿媳毒药害人，可跟你商量过？”“没，没给民妇商量过。”

“你是怎样知道的？”“是媳妇在公堂招认了我才知道的。”“你儿媳从哪弄来的毒药？”“这……民妇不知。”“你病后谁去为你抓药？”“是张驴儿。”“你媳妇可曾去抓过药？”

“媳妇一直伺候在我身边，她很少出门。”“既然如此，窦娥从哪里得到的毒药？”蔡婆心里很清楚，明明是张驴儿弄的毒药，想害自己，张父却喝了羊肚儿汤。可是她不敢改口，咬定是窦娥下毒害死了张父，其他一字不知。窦天章见问不出实话，只好退堂。

蔡婆回到家里，觉得今天这位大人问得很奇怪，逼着让她说实话。她真想实说，又想起衙役的嘱咐，怕丢了老命。天黑了，蔡婆晚饭也没吃，就躺倒在炕上。正在似睡非睡，忽听有人敲门，并问：“这是蔡婆家吗？”她战战兢兢下了炕，隔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不用害怕，我们是来借债的。”“我家没钱，你们到别家借吧。”只听门外说：“蔡婆婆，我们借不了几个钱，咱们是淮河边上的乡亲，不会害你，你就开门吧。”蔡婆听这个人的口音，真和自己相同，在山阳县举目无亲，遭了这样的劫难，忽然听说门外是乡亲，心里一热，便开了门。见从门外走进两个人，蔡婆急忙点上油灯，看出眼前是一老一少。蔡婆让那个长胡须的坐在凳子上，年轻的便站在一旁。长胡须的问蔡婆：“你可知道我是谁？”蔡婆睁着两只昏花眼，看不清面目，便道：“听你口音有点熟。”“我是你的亲家窦天章。”“窦天章？你是窦娥她爹？”“正是。”蔡婆扑上前去，号啕大哭：“亲家，你怎么才来？你来晚了，你的端云被他们屈斩了！”窦天章也哭道：“我已经知道了，白天在堂上问你的就是我。”“啊，如此说来，亲家做了大官了？谢天谢地，窦娥儿，你的冤仇得报了！”蔡婆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窦天章忙将她搀起：“白天在公堂上，你怎么不说真话？”“衙门的人说，我要翻供，就要我的老命！”窦天章一切全明白了。蔡婆便一五一十地将她去讨债，险遭赛卢医杀害，被张驴儿父子救下。不料张驴儿也是个无赖，要霸占窦娥成亲。窦娥不肯，她也从中阻拦，张驴儿怀恨，想趁她病，汤中下毒，将她害死。不想误害了张父。窦娥在公堂上，不忍看她受刑，才屈招了下药害人，结果惨遭斩刑。蔡婆边哭边诉，窦天章边听边哭，连张千也陪着落下许多眼泪。

这天，窦天章再次升堂，命桃机陪审。衙役们将张驴儿、蔡婆传上堂来。窦天章看到张驴儿这个无赖，不觉怒火烧心。一拍惊堂木道：“张驴儿，你是怎样买来毒药，欲害蔡婆，反毒死你父亲，从实招来！”张驴儿一听，心想怎么一夜光景，钦差大人完全变了口气？答道：“张驴儿安分守己，并未害人。毒死我爹的是窦娥，凶手已然受刑，请大人明察。”窦天章道：“蔡婆，你要说实话。”蔡婆胆大了，对着张驴儿、桃机，连说带骂，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窦天章厉声喝道：“张驴儿，你还有什么话说！”张驴儿还要强辩，窦天章喊了声：“动大刑！”衙役们把张驴儿按倒，张千亲自掌刑，要为窦天章出气。只十几棍便把张驴儿打得呼爹喊娘，血肉横飞。张驴儿受刑不过，只好从实招认，也招出了桃机受贿的事。窦天章当场命人摘去桃机头上的乌纱帽，也命他跪在一旁，又问张驴儿从哪里买的毒药？张驴儿招出了赛卢医。窦天章命人役将赛卢医拘捕归案。当众宣判：凶手张驴儿凌迟处死；桃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就地斩首；赛卢医发配边外

充军。窦娥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西厢记

一、巧遇结缘

崔相国生前曾将独生女儿崔莺莺许嫁给夫人的侄子郑恒，也就是当时郑尚书的儿子，后来，因崔相国病故，二人的亲事便耽搁下来。

这天，崔老夫人带着崔莺莺及丫环红娘、小伙计欢郎一行四人护送崔相国的灵柩回老家博陵〔今河北定县〕安葬。途经河中府〔府址位于今山西永济县〕，因路途所阻，只得住在普济寺中，普济寺是崔相国生前主持修建的，住持法本长老也是崔相国给的度牒〔d i é，证件〕。这普济寺又是武则天娘娘的香火院，财产也很丰厚，是个官家寺院。法本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见崔夫人一行来此，便让出西厢的一座房子给他们住。崔夫人安顿下来后，就赶紧给在京城长安的郑恒写信，让他前来救应，以免途中再出什么意外。一家人在焦急的等待中打发着日子。

有一个白面书生，姓张，名珙，字君瑞，父母双亡，他独自一人四海为家，飘游四方。贞元十七年〔801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取士，广纳人才。张君瑞满腹经纶，又不愿再吃漂泊之苦，便想上朝应试，以了平生大志。

在河中府蒲关，住着张君瑞的老朋友杜确〔字君实〕。这杜确因为弃文就武，得了武状元，被朝廷封为征西大元帅，手下统领十万大军。老朋友得势，张君瑞也想趁途中的便利，拜望他一次，心想对日后中举也有好处。

张君瑞这天住在一家状元店，正闲来无事，经店里的伙计指点，吃过午饭便到普济寺游玩散心。正玩得高兴，崔莺莺和丫环红娘也来到佛殿上玩耍，三个人这时正好碰到一起，红娘急忙拉小姐躲开，可怎能躲得开“五百年风流业冤”？一个风流潇洒，一个天姿国色，两人在匆匆一瞥之后，便各自将对方怀记在心。

张君瑞对崔莺莺一见钟情，马上心生一计。等法本长老外出回来，他便揣了一锭银子，来到长老屋中叙话，说得高兴时，便乘机向长老请求在普济寺借一间房子居住，而口头上则说是“以利温习经史”。那长老见钱眼开，满口答应，普济寺闲房本来就多，长老让张君瑞任选一间来住。

这时，正赶上红娘奉了夫人的指派，来问长老道场法事准备得怎么样。张君瑞乘机认识了红娘。红娘回到住处，把结识张君瑞的经过当作笑话向小姐讲了，莺莺对张君瑞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二、恩女听琴

二月十五这个日子，按风俗人们要在佛前拈香。张君瑞趁这天夜里月白风清，在西厢墙外吟诗作赋，待了一夜。崔小姐也很动情，靠在楼上把一切都听去了。到拈香的时候，长老和红娘又多使巧计，给莺莺与张生提供了见面的机会。此时的两个人比一见钟情、各怀痴想时又前进了一步。

镇守河桥的大将孙飞虎听说有美人崔莺莺在普济寺，便自带了五千兵马，到普济寺来抢崔莺莺，深夜中将普济寺围个水泄不通。孙飞虎还声言，限三天内交出崔莺莺，与自己成亲，否则就烧毁寺院，杀死众僧。寺内上下，一片惊慌，人人不知如何应付。崔莺莺愿舍己以救家保寺，老夫人心疼不肯。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君瑞忽然想起了杜确元帅，于是便设了一计：先派法本长老到寺门口稳住孙飞虎，告诉他三天后等崔莺莺脱

去孝服就与他成亲，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他率兵退出一箭之地，不得骚扰。孙飞虎听了，自然满口答应，照着去做了。

接着，又派法本长老的徒弟惠明，杀出重围，带着张生的求救信，赶到四十五里外的蒲关，求杜确带兵来救。杜确接到来信，马上点了五千兵马，星夜出发，直奔普济寺。双方交战，孙飞虎哪是对手，最后被杜确抓了起来，打了一百杖，然后把他放了，让他自谋生路。

当初张君瑞献计时，老夫人曾许下诺言：谁打退了贼兵，就将小姐许配给谁。张君瑞也是因为这一点，才肯用心相救。

为报张生的解救之恩，老夫人设下盛宴，以厚谢张生。张生自从得了老夫人的许诺，又因朋友相救，大功告成，所以满心欢喜前来赴宴。席间，又得利口巧舌的红娘用心安排，张生一心以为与莺莺结为百年之好没有问题。

谁知老夫人别有用心，她嫌张生上无父母，下无财产，考试中与不中又在难料之中，心里早有悔诺之意。所以，席间她做了种种安排，让二人以兄妹之礼相待，将二人的美妙想法全驱散了，喜庆之望也自然化为乌有了。

张生气愤之余又多喝了几杯，一气把话挑明：“先前贼寇相逼，夫人曾言，能退贼者，让莺莺与他做妻子。我挺身而出，写信给杜将军，很快消除了夫人之祸。今天您让我来赴宴，我以为要定下喜庆的日子，可不知夫人为了什么，竟让我们以兄妹之礼相待？我不是为了喝酒而来，这件事若不按诺言办，我马上就走。”

崔夫人却大言不惭：“先生确实对我有救命之恩，怎奈小姐在我家相国在世时，曾许给我的侄儿郑恒，最近已送信给他，让他来迎娶，只是未到。如果他来到，这事将怎么办？不如多给你些金银布帛作为酬礼，你再挑一豪门贵族之女，你说怎么样？”老夫人的话，将张生最后的希望也打消了。

张生见明道走不通，便借醉酒之机红娘扶他回房之际，跪下求红娘，让她将自己的心酸苦楚告诉给小姐。红娘是个伶俐的人，善于从中撮和，便约晚上以咳嗽为令，张生弹琴，她则陪小姐一同到花园内烧夜香。看小姐听琴后，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做安排。二人商量完毕，红娘回去告知小姐。

张生终于盼来了月上中天，只见红娘领着小姐在后花园中烧香、赏月。过了一会儿，红娘便咳嗽一声，张生赶忙抚弄起琴曲来，琴声悠扬，小姐听得入迷，竟忘了烧香赏月。张生见状，便着意弹了一曲《凤求凰》，用琴声娓娓讲述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小姐听了，不觉泪下，心中暗暗下定反抗母命的决心。

三、红娘合欢

自那天弹琴之后，张生便得了相思病，而且病得越来越重。红娘也时刻关心着他，正巧小姐让她去看看张生，红娘心领神会，便来到张生的住处。只见张生人瘦影单，和衣而卧，心里很不是滋味。张生见了红娘，心里高兴，便求她代为传书，红娘冒着风险承担了这一使命。自此，崔小姐与张生书来信往，都由红娘从暗中传递。张生见小姐情真意切，又有红娘帮忙撮和，心病也就消除了不少。

一天，红娘送来一封信，上面仅有一首诗：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张生接到信，欢喜非常，莺莺的诗，意思非常明白。“待月西厢下”：让我月下来；

“迎风户半开”：她开门等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她让我跳过墙来。

晚上红娘与小姐又到院里烧香，张生早就等急了，却将赶来叫他的红娘抱住，引起一场误会。后经红娘指引，张生趁小姐走近墙根，从墙头一翻而下，搂住崔小姐，小姐害羞，不肯相就，急切之中叫来了红娘，红娘乘机想开开玩笑，当场要罚张生。只是小姐心里爱怜他，抢在前头装作不满的样子训斥他几句，便与红娘急忙回屋，张生也垂头丧气而归。

正在张生长吁短叹的时候，红娘又送来一封小姐假称药方的信，里面又有一首诗：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

不意当时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

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

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张生看罢，乐得一蹦三跳，什么相思病全都一扫而光。他赶忙沐浴整衣，等待相会。又要花十两银子让红娘给他租套新鲜铺盖。红娘说到了相会之期，她会筹办一切的。

到了晚上，红娘抱了新铺盖，把打扮得更加漂亮动人的崔莺莺领到张生住处，自己则等在门外。

张生见了小姐，二人有无数的衷肠要倾诉，无奈时间短暂，不容多叙，只将合欢一事早早完成。偷尝禁果之后，小姐说道：“千金之躯，一旦异之。”张生则道：“谢小姐不嫌弃，张生今天得与小姐得就枕席之欢，来日定当犬马相报。”之后，二人信誓旦旦，互订终生。

四、好事多磨

莺莺这几天表现反常，崔夫人有了察觉，又有伙计来报告，说起花园中发生的事，令崔夫人恼怒，她叫来红娘，要打她。红娘见机行事，把事情全摊开了，又将责任归到老夫人身上，红娘说：“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说老夫人既然失信悔婚，却又不让张生早早离去，使二人有了见面的机缘，细算起来，一切事过缘由，都在老夫人身上，怪不得别人。红娘又为二人请愿道：“请老夫人饶了他们这点小错，成全他们的好事，这样才是长远打算。”就这样红娘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把夫人说服了，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这时，张生要去赶考，崔夫人约了长老安排果酒为他送行。十里长亭送君别，莺莺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席间，她对张生说：“这一去得不得官做，都要快些回来。”张生却说：“我这一去要自夺个状元来，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

莺莺也口成一绝句，赠与张生：

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其意是担心张生见新忘旧，将自己的一腔浓情丢开了事。

告别了莺莺，张生上路了。到了草桥店，正要入睡，却听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竟是莺莺。原来，莺莺趁母亲和红娘睡了，便偷偷地溜了出来，赶到店里，要与张生一同去京城。二人正说到好处，却见巡夜的卒子打着火把，找上门来，把莺莺抢了回去。张生大惊，才知刚才所见都是在梦中。

半年过去了，张君瑞得了头名状元，他忙写信让琴童送回家报信给莺莺和崔夫人。家中听了消息，自是一阵欢喜。小姐忙写了一封信，又附上手缝的衣裳，让琴童带往京

城。

不料想郑恒这时由京城赶来河中府，他先见了红娘，谎称张生做了卫尚书的女婿。红娘信以为真，报与夫人，夫人大怒，便要把莺莺仍许配给郑恒。

张君瑞在京被委任为河中府尹，他欢天喜地回到河中府，准备与莺莺成亲。不想到家以后，兜头一盆冷水浇在头上。夫人见了，冷淡之情见于言表。张生很是吃惊，这时红娘来到，张生才知原委，他忙向她做解释，红娘见他说得真实可信，明白是郑恒在骗她，便让张生与郑恒去对证。这时，杜确听说张生得了状元，做了河中府尹，正兴冲冲地来贺喜。张生见到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而这时郑恒又误闯进屋中，杜确对他大加训斥。郑恒愧悔难当，自尽而死，后事由杜确做主料理。

当夜，由杜确主持，张生与崔莺莺洞房花烛，结为夫妻，有情人终成眷属。